

高原的馈赠

■余海玉

一

一场大雪，无边无际的雪花遮盖住荒凉的高原，眼前的世界如银铺玉砌。远方的天际，大片白云与雪峰相连，让人分不清天地间的界限。

5200米的海拔，空气含氧量仅有内地平原的一半，从低海拔地区带上的物品也有了“高原反应”。常宇宇笑着说：“没有一袋方便面是不鼓的，没有一罐碳酸饮料打开时是不喷的。”

初上高原的官兵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症状；有的持续头疼，有的夜里睡不着觉。军医准备了各种药品，老兵们总结了各种经验。一周下来，大家慢慢适应了缺氧的生活。一个个驻训官兵也像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开始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二

在常宇宇看来，高原的特殊环境不仅让大家多了应对困难的智慧，也激发出更强的意志力。

他最佩服的要数驾驶员。茫茫高原上，去哪都要靠驾驶员，而在达坂路上开车，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高原上的路大多依山而建，上达坂时，驾驶员左侧靠着山体，心里还稍觉放松；下达坂时，车子右侧靠山，驾驶员窗外面临着万丈深渊，没有强大心理素质是不敢轻易往下看的。

“驾驶员也会有高原反应吗？”我问常宇宇。“那当然，只不过轻重程度不一样。我专门问过他们，驾驶员本来就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翻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坂时，尤其缺氧，特别难受。有的驾驶员靠吸氧缓解，还有的会吃辣椒强行提神。但是，长期坚守高原，唯有靠意志战胜困难……”常宇宇一下子说了很多。

炊事员也是让常宇宇深受触动的岗位。因为高原气压低，做饭总要费不少劲。刚到驻训场时，来自内地的炊事员缺乏经验，米饭蒸了好久还是夹生的。后来经过总结，他们先用大蒸锅把米饭蒸一遍后，掀盖倒一圈热水进去，再盖上重新蒸。至于倒多少水才恰到好处，就靠炊事员的经验了。几个月下来，在炊事班的集中攻关下，原本煮不熟的面条、炒不熟的菜都可以用大锅轻松拿下。这也让高原驻训的战友有了扎根驻守的保障。

常宇宇告诉我，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一起驻训的战友都格外体贴。

常宇宇清楚地记得，一处海拔5000多米的驻训点位于山顶，而通往山顶的路最陡处坡度超过70度，日常运送物资都需要徒步搬运。老班长别听说了驻训点要来新兵，担心他们夜里太冷，第二天就悄悄把一个70斤重常保温层的铁炉子背到了山顶。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高寒缺氧的地方，身体再好也怕负重，更别说爬陡峭的山路了。看着战友们围在暖意融融的火炉边，别克憨厚地笑笑，一路的艰辛他只字未提。

时间久了，战友们的关系似乎更像亲人。每次休假从内地归来的人，总会悄悄在就近的镇子捎上一盒蛋糕，送给当月过生日的战友。虽然翻越重重达坂到达驻训点时，蛋糕上的图案已经“面目全非”，但每个人都吃得那么开心，笑得那么甜。

三

上高原前，因为擅长拍摄和写作，常宇宇还“兼职”做单位的报道员，这使他能在工作之余去不同岗位采访。

在常宇宇的相机里，我看到了很多他眼中的高原风景。寒风中，大家排成队列在驻训场跑步，呼出团团白雾的白气如云雾萦绕；老兵们在河滩边的大石头上画下故乡的山与树，还有蓝天下穿白裙子等待的姑娘；新兵们将刚搭建好的帐篷暂放在平整的地面上，一阵强风吹来，帐篷变成一座扶摇直上的飞行器，引得别班的战士也帮忙一起追赶。每一个画面都能引起他愉快的回忆，蕴含着令他回味的心灵触动。

指着一张精彩的特写，常宇宇介绍起那位能流利使用多种外语进行日常军事交流的特种技术队队长阿依邓。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演训场上，休息的间隙，阿依邓说起了他的孩子，眼里满是温情。在此之前，常宇宇只知道他是攀登、跳伞、潜水等一系列特战课目的尖兵，被战友称为“特战雄鹰”。阿依邓说儿子名叫“金戈”，意为“金戈铁马”。演习开始，阿依邓瞬间收敛起脸上的柔情，如猎鹰出击。他背靠掩体，快速装填雷管，拉保险，向前扔出，动作一气呵成，眼神如鹰目般锐利。数秒后，沉闷的爆炸声从谷底传出。

常宇宇感到幸运的是，自己用镜头

林子打断我：“眼下外头都是风沙泥泞，可没法走千里呀。”我说：“没事，只要咱们有关羽那样一往无前的精神，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将来咱们这地窝子，也会变成‘广厦千万间’，让兵团战士‘俱欢颜’呢！”

哈哈！大家一起笑了。

小林子想了想说：“我喜欢赵云。长坂坡七进七出，一身是胆，常胜将军。你们说，等敌人一来，咱们也扛上枪，杀他个七进七出，多威风啊。”一直没吭声的小冯这时说道：“咱们坚守在这苦寒中，又何尝不是一种战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都睡着了。

后来，我们陆续调出新五连。再后来，新五连被撤销了，老战友们也都各奔东西。如今，我们都是古稀老人了。

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竟然是小冯。惊喜之余，我连忙问他现在在哪儿。他说他在深圳，已经退休，还联系上了小林子。

一次，我们聊起新五连，小林子说新五连旧址就在伊犁河可克达拉大桥的一侧，离朱雀湖不远。聊到动情处，他说：“你们都回来看看吧，看看咱们‘新五连’如今的模样。”

我们一起回答：“一定回！我们还要重温当年的‘地窝夜话’呢！”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6224期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泻下来，像是给夜晚的戈壁打上了一层柔光。

某哨所宿舍内，一级上士周红飞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侧过身，周红飞看向对面下连不久的4名新战友。他们的胸口随着呼吸轻微起伏，脸庞透着一抹青涩。等天亮后，他就要带领他们前往界碑，完成他们军旅生涯的首次巡逻任务。

曾经，在戈壁滩上睡不着的那些夜晚，周红飞都忍不住想，自己在哨所的每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想来想去他发现都很相似，便不再想了。最近这几天，随着新战友的到来，连队涌入青春的力量。看着他们充满朝气的脸庞和对一切都新鲜好奇的模样，周红飞又回忆起自己刚当兵时的情形。20岁时，周红飞从杭州来到这个位于西北边陲的边防连。那时的连队没有信号，也没有暖气，甚至连水都需要定量使用。在这个戈壁滩上，出操、升旗、执勤、打水……固定的时间被固定的事情填满。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适应了哨所的生活，好似突然扎下了根就再也不想离开。

溶溶月光，轻柔如纱，窗子上红柳的影子随风摆动。

月光散去，一丝橘红色的晨光从窗子的缝隙钻进来。周红飞用两只手撑起身体，喝一口水，润一润即将冒烟的喉咙，将被褥整理得端正利落。

打开哨所的门，远处天与山相接的地方泛起一抹玫瑰红。“为人民保边疆甘受苦中苦，心向党献青春亦觉甜中甜”，门口的黄色大字反射着光芒。“国旗、描红工具、工兵锹……”周红飞将巡逻要用的物品整齐地摆放在阳光下。

吃过早饭后，周红飞与战友们坐上巡逻车出发。部分路段因山体陡峭车辆无法通行，大家需要徒步4个多小时执行巡逻任务。哨所附近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没有其他生命的迹象，只有这支巡逻队伍在活动。风沙不断侵袭着官兵裸露在外的皮肤。空阔寂寥中，新兵王定尧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很响、传得很远。他突然很想把这声音记录下来，发给家人听听。“这景色真是单调。”新兵何杨鑫看着戈壁上的砾石与干河道，心里有些烦闷。大学毕业后，站在青春岔路口，何杨鑫选择成为一名边疆军人。然而，这里没有他想象中的铁甲轰鸣、战机翱翔，只有无边的沙砾和绵延不尽的边防线。周红飞走在最前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的脑子里忽然涌现出清晰的一幕：16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条路。那天，戈壁滩上的太阳真白真亮，与杭州的感觉不一样，像澄蓝天空上的一个银盘。16年过去了，这片戈壁和阳光依旧如此。

“指导员，太热了，还有多久能到啊？”新兵谭观成忍不住开口问道。他向侧身，弯腰坐在一堆大石头上。身体里的水分随着热气一点点弥散在空气中，他的脑袋开始发蒙。指导员霍奇喘着粗气说：“过一会儿我们会路过建站时先辈们开凿的那口井，那里可以休息。”抵达井边，大石头带大家一丝阴凉。霍奇为大家讲述第一代官兵的戍边

第一次巡逻

■王梦缘
刘泽康

故事：20世纪50年代末，刚刚组建的甘肃省公安厅民警直属大队一连，被派来此地驻守。在这片黄沙与尘土弥漫的荒凉土地上，寻找水源成为重中之重……

新兵许国庆聆听着霍奇的讲述，他仿佛看到赤裸上身的一行人，他们手拉手顶住风沙，看到红柳就疯狂地向前跑，寻找每一丝有水源的可能；他们弯腰用工兵锹一点一点往下铲，点点清泉涌上来。有水！他们欢呼雀跃……

迎着大风继续深入戈壁，苦苦跋涉中，巡逻队伍里不再有人抱怨，哪怕迷彩服被汗水染成了更深的颜色。

翻过最后一座荒山，界碑出现在大家面前。界碑在边防官兵眼里重若千钧，巡逻队伍中的铁甲轰鸣、战机翱翔，只有无边的沙砾和绵延不尽的边防线。周红飞走在最前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的脑子里忽然涌现出清晰的一幕：16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条路。那天，戈壁滩上的太阳真白真亮，与杭州的感觉不一样，像澄蓝天空上的一个银盘。16年过去了，这片戈壁和阳光依旧如此。

“指导员，太热了，还有多久能到啊？”新兵谭观成忍不住开口问道。他向侧身，弯腰坐在一堆大石头上。身体里的水分随着热气一点点弥散在空气中，他的脑袋开始发蒙。指导员霍奇喘着粗气说：“过一会儿我们会路过建站时先辈们开凿的那口井，那里可以休息。”抵达井边，大石头带大家一丝阴凉。霍奇为大家讲述第一代官兵的戍边

“学习骆驼抗风沙，学习红柳把根扎，不恋家乡风光美，志在边疆绘宏图。”回去的路上，巡逻队员们的影子渐渐被拉长，歌声飘荡在天际间。

地窝夜话

■高云霄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人老了，夜里睡不着，就爱回忆往事。我又想起了当年毕业后上山下乡，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地窝子的那段战斗天地的生活。

1970年秋，我们连搬迁到伊犁河边，大家开始打土块，要盖一个新五连。每人每天需制作400个土块：头一天晚上挖好土，放水浸泡发酵。第二天早饭后就开始制作。大家半蹲在土堆一侧，用手刮下一团泥。在地上将泥滚成椭圆球状，端起来往模子里一摔，再用手在模子上面一抹，将顶面抹平，一个土块就做好了。接着像这样再做一次，双手端起两个土块走至场边，将模子180度翻转，两个土块便稳稳地扣在地上。照此不断重复，第二个两块，第三个两块……循环作业200次，400个土块打完，正好吃午饭。我们回帐篷，拿出碗筷来到露天食堂。午饭是3块苞谷面发糕，大半碗带皮的水煮土豆疙瘩。大家蹲在地上，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便全倒进了肚子里。

到下午就该收土块了。我们来到场上，将晒干的土块从地上提起，走至场边垒起来，给明天的工作腾场地。等全部垒好，便再下坑，挖明天的土。如此循环往复，半年的时间，终于建起了半个连队。

入冬了，撤掉帐篷，大家搬进了新房。因新房数量不够，我们几个年轻人只好搬进自己挖的地窝子里。

★ 壮英雄气 砺理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若尔盖的雨

■刘敬行

是来复读一首诗
是来重走一条路
却遇上了一场雨

你看，这前赴后继的雨
从云的悬崖上跳下
陷进泥土深处的寂静
冒出的水泡里
仍能听到最后的呼吸

是那“七根火柴”
是那一堆篝火
让我在雨中
感受到火的砥砺
水与火的交织
便是草地的余音

多大的悲痛
才哭出一场雨
还徒的草鞋
把泥泞的路踏出血迹
是谁吹响了竹笛
唤醒啼声和鸟语

雨还在下
下成一个隐喻
是一袋干粮
是一块树皮
或是一颗颗种子
绵延在广袤的若尔盖
生生不息



描红（中国画）

李志天作